

叶
鹏
著

邛山秋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叶
鹏
著

邛山秋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邛山秋风/叶鹏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4

ISBN 7-5325-3108-2

I. 邛... II. 叶...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1018号

邛 山 秋 风

叶 鹏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经书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 850 × 1156 1/32 印张 8 插页 6 字数 165,000

2002年4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ISBN 7-5325-3108-2

I·1514 定价:25.00元



作者像

序

想不到，我今生会与邛山结下不解之缘。家在东海之滨，却到邛山落户；就读复旦大学中文系，却被送去教小学一年级算术，在北邛的一个山村。不必拍案惊奇，因为，我们曾经历了一个荒诞的时代。

我最早知道邛山，是在大学时读了曹子建的《送应氏》之后。1957年9月间，当我推起装满书籍和行李的架子车，踏上虚土盈尺的北邛土路时，想起了曹子建《送应氏》开头的这两句诗：“步登北邛阪，遥望洛阳山。”不禁深情回首，遥望洛阳。可眼前和心中，全是一片迷茫的尘雾……从此，邛山秋风，我在这里度过了21个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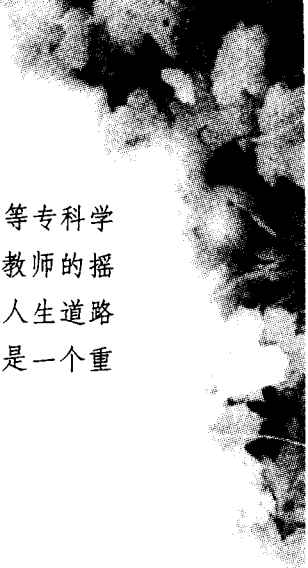
住下了，就要亲近这个环境。文人习气难改，寻寻觅觅，总要找一些古人的诗文，或应对眼前的景色，或排解心中的块垒。先说眼前景，我发现，古人诗中写邛山颇多松柏：“山上惟闻松柏声。”可眼前松柏极少，倒是柿林成片，红叶如云，这是邛山最难得的美景。正如乾隆年间，孟津知县王宏猷在《柿林飞丹》中写的：“可人偏是经霜叶，绘出枫林二月图。”松柏渐稀而柿树日增，这大概与民生多艰有关。柿糠渡荒，是救命的事儿。门前一棵柿树，常年，满树盏盏红灯，吉祥喜庆；凶岁，晒碾作糠，充饥果腹。1962年，我也曾亲领柿树对百姓的温存。

再说心中情。北邙，千古墓葬地，俗称“邛山无卧牛之地”，极言坟茔比肩接踵，正如张籍《北邙行》中所描写的：“山头松柏半无主，地下白骨多于土。寒食家家送纸钱，乌鸢作巢街上树。”张籍面对邛山新坟叠起，秋草枯萎，丧车磷磷，薤露歌哀的景象，卒章明志，写出了“人居朝市未解愁，请君暂向北邙游”的正告。我不知张籍的心曲，这“未解愁”，是不识人间的愁苦，还是尚未解脱心中的忧伤。我喜欢后一种解释，面对身后的寂寞，应该看破荣辱，还有什么想不通，放不下的？邛山给我的这点启示，使我能在困境中，庄严地面对苦难，鼓舞起不倦的生活勇气。

令我最感亲切的，当然是王维的诗。王维寄居孟津 19 年，据查考，他的旧宅就在旧县城的渡口南边。一首《杂诗》：“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时有江南船，寄书家中否？”引起我无尽的乡思。江南来船，寄书家中，这些词句，在夜深人静时，曾赚去了我多少思亲的眼泪……

散文集《邛山秋风》，就是我这段人生经历的实录。这些文章多是近年执笔写就的。岁月流逝，对往事的追忆和沉思，感情已趋散淡，消尽了当年的慷慨。《邛山秋风》还收集了一组怀念故乡的文章。这些文章也正是远离故乡心境的写照。不过，少小离家，故乡已显得十分遥远，浮光掠影，仅表游子的寸心罢了。

另外，几篇怀念师友的文章，因和我这段人生经历有关，也收集在这本集子中。最后，我把“在曾宪梓教育基金会 1994 年高等师范专科院校教师奖颁奖大会上的讲话”（《崇敬三尺讲台》）、“在复旦大学建校 90 周年中文系建系 7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走出复旦》)、“在洛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精心营造教师的摇篮》),附在散文集的最后。因为,这三次讲话,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足迹,对本迹近自传的散文集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和见证。

目 录

序.....	1
小巷.....	1
写在西湖的两首诗.....	6
墙报.....	10
当时还小，不懂事.....	15
一块花手帕.....	20
总统府长廊.....	25
龙门徜徉录.....	30
在诞生“河图洛书”的土地上.....	35
邛山秋风十年灯.....	41
含泪的声音.....	46
井.....	50
哈哈镜里的大学.....	54
食堂里的哈哈镜.....	58
帽子的异化.....	62
摩挲重读劫后书.....	66
一篮红樱桃.....	70
人在灯火阑珊处.....	75
我的籍贯.....	78

逝去的锣鼓声·····	82
三尺讲台情未了·····	87
柿叶飘红的山间小路·····	91
看月亮·····	95
心中捧出的一掬清泉·····	99
不信东风唤不回·····	104
分火·····	108
读者·····	112
忏悔断想·····	117
耕海牧渔话故乡·····	121
故乡的亭·····	125
桥·····	129
百联阁拾趣·····	133
梦在海天缥缈间·····	138
雁荡无卧石·····	142
好官·····	146
岂无寸草心 珍重三春晖·····	150
我们兄妹俩·····	154
追寻蹒跚的足迹·····	165
起名字·····	171
久病延年·····	174
在病房过年·····	178
温馨的叮咛·····	183
杏坛拾趣·····	189
把“人”字写端正·····	193

读贾植芳先生·····	198
诗心永驻·····	204
悼念戴厚英·····	207
此中真歌哭·····	212
人生航程的风·····	216
清风明月 师范永存·····	219
画师余吟川剪影·····	222
沉重的跋涉·····	225
悼任访秋先生·····	229
崇敬三尺讲台·····	234
走出复旦·····	237
精心营造教师的摇篮·····	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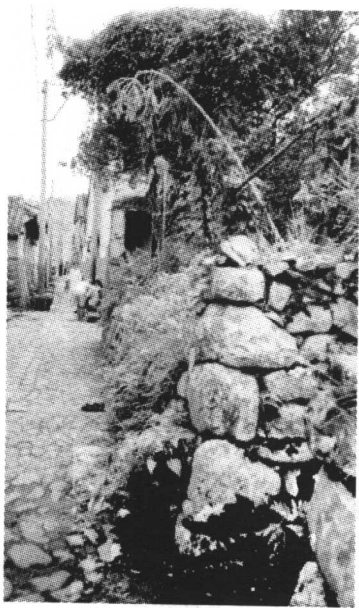
小巷

小巷深深，青藤缘墙，绿荫匝地。小巷内藏着诗，藏着谜，藏着诸多悲欢，藏着无数传奇。

小巷是城镇特有的生活环境，是乡村向城市摆渡的行行竹排。小巷既有野趣，又有市声。日出日落，居民的生活，今天踏着昨天的足迹，似乎岁岁依旧。但是，小巷内部却时有新奇的信息传来，常有意外的变故发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高楼的林立，小巷已失去了它的生存空间，渐渐消逝。因而，小巷的种种文化意蕴，令人格外怀念！

如今故乡的小巷已非旧时模样。我现在走着的这条小巷，曾是我童年最难忘的生活画卷。我曾背着书包，成千上万次往返其间，小巷的丁点变化，全逃不出我的视野。一夜之间，石板路间又冒出几茎小草；灰砖墙头又爬上几簇青苔，我都非常熟识。现在，水泥高墙，把小巷挤得更加狭窄，使周围的环境变得冰冷。本来，小巷两侧错落的庭院，敞开的门户，出墙的桃李，亲切的音问，是最温馨的乡情，现在，这一切，只残留在我的遐想之中了……

我曾自嘲自己有过多的怀旧心理，但终究不能自禁。我曾自我辩解，怀旧并非对现代进步的抗拒。怀旧是对往



昔的一往深情，这缕深情，恰恰表达着对人生的眷恋。俯仰之间，已成陈迹，时过境迁，能不感慨系之？追怀往昔，也正是对人生苦短的珍惜。同时，在小巷独特的生存环境中，也确实积淀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有待我们细加品析。

一条小巷总有几位奇特的人物，他们生活其中，化为小巷的风采和记忆。这些人物，往往不是

凭借他们拥有的权势和财富，大多因为他们传奇的人生故事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如我家所在的勤耕巷，就有几位令我永世难忘的人物。第一位是年近半百的瞎子，全巷的人，不论大人小孩，都叫他“瞎眼京桃”。他总是手扶一根竹竿，不管雨雪晨昏，在巷内踱来踱去。他熟悉小巷内的每户人家，椅子放在哪里，开水瓶置于何处，他都伸手可取。大家都喜欢他，喜欢听他坐下来谈天说地。他洞察人情世故，语言充满机智和幽默，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腾起一片欢笑。可他自己的人生，却与欢乐无缘，充满了凶险和悲苦。他原系殷实人家的子弟，年轻浪荡，染上毒瘾。为吸毒，他卖光了全部田地房产，最后沦落到无所不为的地步。一夜更深，他母



亲招来亲戚，将他捆绑在床上，对他只说了一句话：“儿啊，我是为了救你一命！”就亲手挖出了他的一对眼珠。从此，他足不出户，枯坐在家，戒断了毒瘾。“瞎眼京桃”在小巷中，是一座爱与恨、怨与悔的无字碑，他用竹竿在青石路上敲出的问路声，已成为无言的人生教训。

小巷中的另一位人物，大家都叫他“大聋”。其实他只要侧耳倾听，是能听清别人说话的，他只是微聋。这个“大”字，不是形容他耳“聋”的程度，而是表达大家对他残存的一点敬意。他是一位书画家，他画墨竹，气势纵横，并写得一手笔走龙蛇的狂草。他平时作画写字，对笔墨纸张全是随手拈来，一点也不讲究。据说，因一次偶然的机缘，他的字画曾受到李济深先生的赞扬。可他脾气古怪，终身潦倒，整日在巷口与人下棋。最后总是在围观者的捉弄下，输得精光而又不舍得离开。我因少小离家，不知他晚年的下落，并为没能收藏他的一幅画一张字而深深遗憾。“大聋”在小巷中，是一种文化的魅力，他以神奇的力量，鼓舞着巷中少年对笔墨的亲近。

小巷中也有几位我不知名姓的人物，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如糖烟酒小铺的老板，整日袖手枯坐在小小的店面内，活像画框中的一幅肖像。他前面摆着几碟炒豆，玻璃瓶内是红红绿绿的糖块，生意清淡，可他却活得从容。与我家相隔百步的一户人家，堂屋内总是坐着一位老妈妈，据说她一辈子没出过大门一步。无论春夏秋冬，都勒着一块蓝布头巾。她侧身凝神，端坐不动，简直是刻在小巷一侧的浮雕。我总是不能明白，她为什么终身足不出户？小巷的人

物,好像都没有隐私,大家熟悉异常。但是,小巷人物的某些内心世界,是你永远猜不透的哑谜!

小巷的生活十分程序化,即使是与外界惟一交流的小买卖,也是如此。“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对小巷生活轨迹的捕捉,因果呼应,把握得十分准确而有趣。小巷的市声,日日如此,旷久不变。清晨的小锣声,是卖豆浆的;傍晚的梆子声,是卖汤圆的;还有送山水的吆喝,收粪便的摇铃。不移的时刻,不变的信息,此起彼落,谱写成小巷约定俗成的市声。

我曾想:高楼不就是竖起来的小巷,小巷不就是平放下的高楼吗?它们之间的差异,为什么又如此之大呢?小巷是不闭门户的,你走一路,会听到一路的问好。菜锅烧热了,临时缺少油盐酱醋,你可以到邻家讨要。见路人赶市,你可以托他捎一株菜两棵葱。高楼的窗户则是紧闭的,甚至安上了防盗的栏杆,把好人锁禁在屋内。楼上楼下的邻居,不通音信,住了几年,甚至不知名姓。见面时微微颌首,这已是最难得的亲近。小巷闭塞,不知天下事,可邻里的变故,大家都立即知情;高楼开放,眼观世界风云,可近邻的动静,往往漠然有如隔世。这是为什么?我想,这不是人情冷漠这一简单的判语所能说得清的。是生活节奏的变化?是生活圈子的改换?是关注对象的不同?总之,农业文明以亲缘与地缘关系构建起来的社会网络,已不可抗拒地开始解体……

小巷是昨日黄花!温馨也罢,芬芳也罢,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生活中,它毕竟凋零了!正因为小巷曾经是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因此,人事无常的感叹,在小巷中最易找到表现



的对象。刘禹锡繁华永逝的千古咏叹，正寄托在小巷之中：“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小巷的变迁，正表达了社会的沧桑和人生的变故。

我想，50开外的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童年的小巷。我们在这条小巷中，接受文化熏陶，初涉社会人生。我们都是从这条小巷起步，蹒跚着，跌跌撞撞地走向外部世界。因而，小巷必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我们记住那一带的藤墙古木，我们记住那一路的丛花翠竹。更令我们难以忘怀的，是我们在哪里看到的人物和听到的故事……



写在西湖的两首诗

故乡地处天涯海角，文化闭塞。中学时，我就得负笈过海，到温州读书。大海茫茫，一帆如豆，扁舟在巨浪中吞吐，舵手浑身淋漓。现在回想起来，惊心动魄，还真有点后怕。

我就读的温州中学，系浙南名校。它的前身温州府学堂，系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先生创办。当年校风整饬，名师云集。我至今还能默诵的校歌，就是朱自清先生 1923 年在温中任教时所作。歌词云：“雁山云影，瓯海潮淙。看钟灵毓秀，桃李葱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歌词对学校的地理位置和山色风光，对学校的办学传统和教学成就，以及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术主张，都作了精彩的表述。温州中学为学界培养了如郑振铎、苏步青、王季思、夏鼐、张更、张肇骞、谷超豪等数以百计的优秀人才。

我 1950 年入学时，著名教育家金嶧轩先生主持校政，学校传统依旧，余韵尚存。教师学有专长，同学个性张扬，一派蓬勃景象。当年，温州中学学生报考大学，鲜有落榜者。所以，我于 1953 年跳级报考大学后，心存必得。少年张狂，竟在发榜前，先赴杭州坐等大学通知。第一次到杭州，我当



然不安于湖畔小憩，静观景色，却专寻山峰攀登。上了北高峰，再登玉皇山，侧身宝俣塔，拾级六和塔，哪儿高往哪儿去。在玉皇山顶，俯视西湖澄碧，闪烁如镜；钱江流金，奔涌似带。在郁郁葱葱的大地上，写出了个白亮的“之”字。少年不知天高地厚，在纵情高呼后，一时性起，口占一绝，曰《登玉皇山》：“登高赋诗能几回？且展白云作诗笺。西子难解狼毫渴，欲引之江润端台！”这是一幅眼前之景，也是一颗狂妄之心。倾西湖之水，难解挥毫之渴，傲慢少年竟自诩文才如斯！现在重读，实在汗颜！

当时，投考复旦，如愿以偿，上学期间，也春风得意。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毕业前夕，竟被指斥为人民的敌人，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于是，发配邛山，以待罪之身，面对迭来的苦难：在污辱人格的批斗前，没有羞死；在女友被左派夺走后，没有气死；在日夜劳作的炼钢炉前，没有累死；在吞咽玉米芯时，没有饿死。更可怕的是，一次深夜奉命背驮木炭，归来时近五更，因无力走回半山的窑洞休息，就倦卧在溪边的乱石堆上。当我被一阵“咻！咻！”的声音惊醒时，透过朦胧的夜色，我看到，贴近我的前额，有一对幽幽的绿光，阴森可怖。狼！狼！狼！求生的本能，使我突然发出雷

